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之第六幅 〈克復瑞州府城圖〉

■ 李泰翰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原名《平定粵匪圖》）一套，計有十二幅，為冊頁裝，每幅圖均配有圖說。依次序分別為：第一幅〈克復岳州圖〉、第二幅〈攻破田家鎮收復蕪州圖〉、第三幅〈肅清潯江圖〉、第四幅〈克復湖北通城圖〉、第五幅〈克復武昌省城圖〉、第六幅〈克復瑞州府城圖〉、第七幅〈逆眾圖擾懷桐楚軍會剿圖〉、第八幅〈克復安慶省城圖〉、第九幅〈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第十幅〈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諸隘圖〉、第十一幅〈克復金陵圖〉、第十二幅〈幼逆洪福瑱就擒圖〉。過去《故宮文物月刊》曾刊載本套戰圖第九、十幅之介紹，¹ 本文擬續選介此套戰圖之第六幅〈克復瑞州府城圖〉。

略談《平定太平天國戰圖》的製作

據張弘星教授研究顯示，光緒十一年（1885）中法戰爭剛結束，清宮便開始著手進行大規模繪畫工程，以紀念在十九世紀中葉的三次軍事勝利。由於此繪圖工程規模龐大，醇親王奕譞（1840-1891）被任命為總監，軍機處受命為三次戰爭選擇具體題材，並在慈禧太后（1835-1908）同意下，傳旨由神機營繪製，而在慶寬（1848-1927）指導下進行這項繪製工程。至於，本院典藏《平定太平天國戰圖》，雖非是上述由神機營繪製之產物，但卻與之有關。²

光緒十二年（1886）三月十三日，李鴻章（1823-1901）致曾國荃（1824-1890）信中提及，神機營雖被委製戰圖，但由於對這些將領容貌不甚瞭解，奕譞遂將其中十五條節略，委由李鴻章負責籌辦。在此信中，李鴻章對曾國荃進一步表示，所開節略，湘軍戰績最多，惟自己亦對諸將不盡熟識，若能交由曾國荃辦理，不僅可就近訪查同鄉親舊小相，且節略中部分戰役亦在曾國荃轄下，查考地勢形勝較易，如克復瑞州府城即是。要言之，神機營雖被委製戰圖，但因對諸將面貌不熟，難以下手，因而奕譞、李鴻章輾轉將節略所開部分繪圖工作，交由曾國荃辦理。³光緒十二年四月間曾國荃覆李鴻章信中表示將遵照辦理，信中內容略謂：

承我公諭所開節略，湘軍戰績最多，特摘鈔十三條寄示。飭由敝處雇覓寫生高手，按照單開各條，每條繪圖兩分，將地形、戰狀摹寫大略，粘貼黃簽注說，篇幅一大一小，一裝成手卷，一裱作冊頁。每人身段長約四五寸，務需毫髮逼真，裝潢精緻，克期繪成，妥寄尊處，以便匯齊轉送醇邸，進呈御覽等因。渥承指示多方，自應遵照辦理。⁴

光緒十三年（1887）二月，曾國荃復彭雪帥（彭玉麟，1816-1890）信中提到「荃進呈畫像，幸于去年十一月中旬趕辦竣事，計戰圖大冊頁一副，又手卷一副；功臣像冊頁二副，一系冠服，一系戎裝。」⁵並表示：

此件于去冬十一月下旬專弁賫送津門，函請少荃傅相匯送邸府，再由邸府就中挑其合式者，恭呈皇太后慈覽。戰圖則附敘顛末，畫像則恭列銜名，敬謹從事，不敢少有草率。旋得傅相回書，以為辦理尚屬合法，俟匯齊再由邸府進呈乙覽。特此持報執事，想尊懷同此欣慰耳。⁶

可見曾國荃是在光緒十二年十一月中旬已完成戰圖冊頁、手卷及功臣像冊頁的繪製，於同月下旬送交李鴻章，且對能完成交辦工作感到欣慰。這十二幅戰圖的繪製，不但反映清帝國危急存亡之秋，湘軍浴血奮戰終得協助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亦是親舊故友子弟犧牲自己或奮力殺敵克復城池最佳見證。因此，曾國荃格外慎重其事。

〈克復瑞州府城圖〉述介

本圖（圖1）為紙本彩繪，用色豐富，圖上並貼有黃底黑字籤條，用以輔助說明。圖名「克復瑞州府城圖」置於圖右上方，方位為上北、下南、右東、左西。籤條輔助其他重要說明，例如圖上偏右方的瑞州府城，並標示東、西、南、北四個城門。此役中清軍重要營汛及軍隊，如右上方的吳坤修（1816-1872）營、劉國斌（?-1887）水師、左上方的普承堯（生卒年不詳）軍、右下方的劉騰鴻（1820-1857）營，或重要地點如瑞河，或重要防禦攻擊設備，如橋北賊礮臺、橋南賊礮臺，及木簾上官兵望樓等，皆貼有籤條。



圖1 清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原名平定粵匪圖） 第六幅 克復瑞州府城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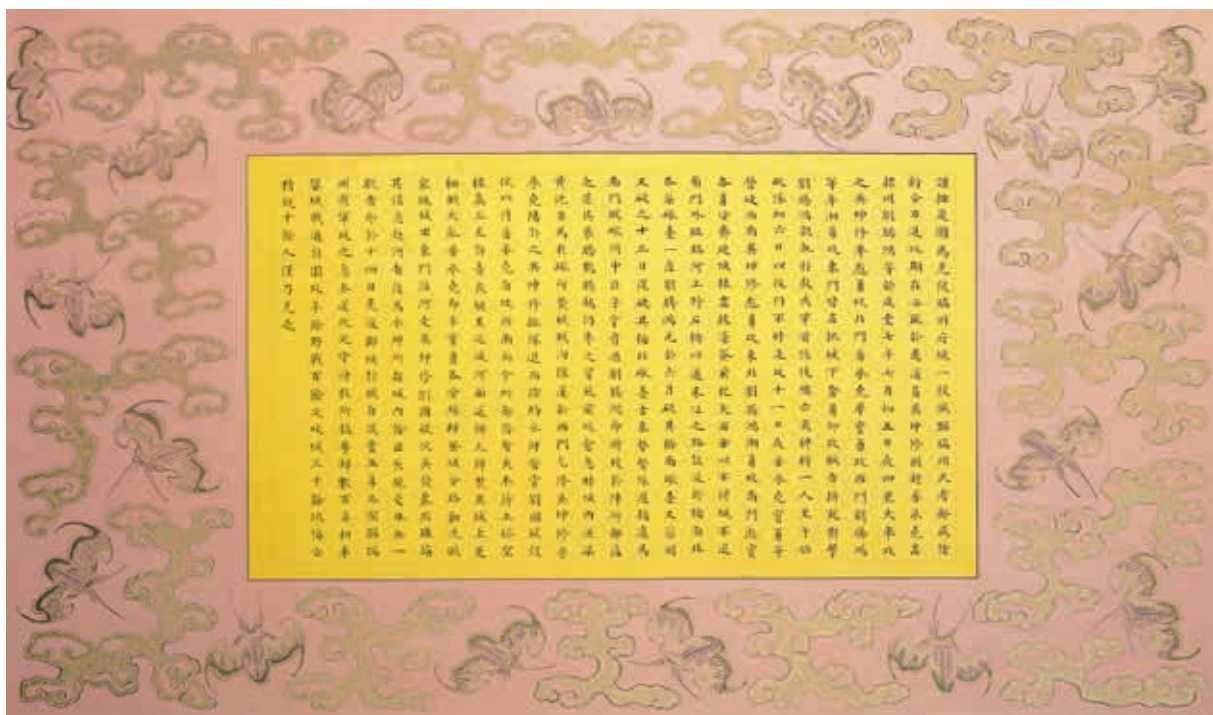


圖3 清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原名平定粵匪圖） 第六幅 克復瑞州府城圖 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288



圖2 清 平定太平天國功臣像（原名平定粵匪功臣像（二）） 由左至右依序：普承堯像、吳坤修像、劉騰鴻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1296

由本圖可見，清軍穿著較為統一，除部分將領騎馬外，多為步兵，衣服前後多可見到「湘」字。另透過大旗上的「字」，有助於觀察圖中清軍部隊是由何將領所轄，例如瑞河石橋上的「劉」代表的是劉騰鴻部，西北邊的「普」代表的是普承堯部，東北邊的「吳」代表的是吳坤修部等。（圖2）反觀太平天國方衣服顏色並不統一，旗幟亦未特別標註。另外，雙方使用之武器，圖繪中清軍冷、熱兵器皆有使用，諸如長短刀、火槍、火彈，甚至是大砲等，而太平天國這方所使用的武器，似刻意僅描繪使用冷兵器而已。

本圖附有黃底黑字之圖說一幅，外框為粉底蝙蝠雲紋（圖3），圖說文字與圖繪大致可相呼應。本圖係以清軍自咸豐七年（1857）七月初五日合力發動猛攻，至同年七月十四日克復

瑞州府城之經過為主要繪圖內容。本文除參見圖說文字外，另參考咸豐七年七月十九日由耆齡（1804-1863）奏報官軍克復瑞州情形摺，以期對本圖所繪內容能更清楚瞭解。⁷

瑞州府城自咸豐五年（1855）冬間被逆首石達開攻陷，咸豐六年（1856）七月間起，清軍陸續派軍攻打，但久攻不下。江西巡撫耆齡抵任後，擬定作戰計畫，告誡諸將需合力進攻。他認為「以瑞城賊匪雖堅悍善守，其黨與既分，勢力必薄，我軍同心戮力，四面並進，使其不能兼顧，自必有隙可乘。」因此，要求「各營統帶員弁廣備攻具，並令署高安縣知縣蕭晷，每遇攻城，務先期親赴各營，約定出隊時刻，不得稍有參差，使賊救應不遑，一處稍懈，即可緣梯直上，仍多設伏兵，一遇賊匪竄出，可期截殺無遺，以免竄擾他處。」



圖4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劉騰鴻營的進攻

咸豐七年七月初五日四更時分，清軍約定各營大舉攻城，由廣東南韶連道吳坤修率彪勇攻北門、即選副將普承堯率寶勇攻西門、補用直隸州知州劉騰鴻督同劉連捷等率湘勇渡過北岸攻東門。各營將士奮力進攻，直抵瑞州城下，不但拔毀城下竹籬、木椿，並以稻草數千擔填塞城壕，將士使用雲梯，奮力仰擊，並對太平軍施以火箭、噴筒攻擊。城上的太平軍則是「槍砲密排，木石雨下，拚死對擊。」此波清軍攻勢持續至午刻，因傷亡頗多，恐損及精銳，故下令收隊。

之後數日，清軍仍不時發動攻擊。七月十一日夜，再次展開大規模攻城行動，此次進攻由普承堯率寶勇等營攻城西南，吳坤修率彪勇攻城東北，劉騰鴻率湘勇攻城南門。而「彪、寶各勇均齊逼城根，盡拔濠籬，於矢石雨注之中，晝夜仰攻不輟，示以不得城不退。」接著，戰況便進入到本圖的主要繪製內容，本文擬先描述圖繪中清軍對四個城門的進攻及城外佈署，最後再觀察圖繪中城內的情形。

一、城南門的攻勢

劉騰鴻進攻的南門前因有太平軍修築的砲臺護守，可謂是本役最難進攻之處，亦是本圖描繪之主要戰場，圖繪著重在劉騰鴻軍進攻南門情形。（圖4）

瑞州南門城外有河名為瑞河，上築石橋一座。太平軍在石橋的南北各修築了一座砲臺，安放多尊大砲，用以抵禦清軍來犯。咸豐七年六月底，劉騰鴻先率軍將橋南砲臺攻破，太平軍隨即又修築了一座砲臺，較原先砲臺更加堅固，但仍不敵劉騰鴻移來的千觔大砲猛烈轟擊，七月十二日又被攻破。（圖5）劉騰鴻軍並拋擲火彈，燒斃砲臺內太平軍多人，但清軍傷亡亦頗多，「劉騰鴻鼻梁腮下均受槍子傷，仍裹創督戰。」

到了七月十三日午刻，劉騰鴻督促該部攻破橋北砲臺，正想督隊過橋時，卻被太平軍於南門施放的砲彈擊中，「巨子擊中劉騰鴻左脅，穿透右脅，登時陣亡。」該部見主帥身死甚感悲憤，騰鴻弟騰鶴、騰鵠繼而領軍進攻，普承



圖5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南門外橋南砲臺已被清軍攻破

堯得知騰鴻陣亡，「恐軍令鬆懈，亦令蕭昺趕往南城幫同激勵。」

從本圖繪可見，圖中心為石橋，下為瑞河，從對岸劉騰鴻督汛湧出大批將士出擊，此時太平軍新築城南砲臺已被攻破。橋上官兵高舉著代表劉騰鴻的旗幟，並以大砲猛轟城北砲臺，濃濃黑煙繚繞，砲臺似被攻破。由此圖所繪場景觀

之，繪圖者想要呈現的是劉騰鴻督促將士發動猛攻的場景，而非是劉騰鴻戰死的情形。（圖6）

二、城西門的攻勢

圖說中提到由於當時城內的太平軍將領黃洸已為清軍火砲所擊斃，城中人心惶惶，遂在城西門乞降。從本圖可見，城西門插有一面白底黑字的降旗。而對城內太平軍求降，清軍將



圖6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南門外瑞河石橋上的清軍攻勢

領吳坤修、普承堯的態度是假裝答應，吳坤修更撤隊退回，但卻與水師營劉國斌約定，埋伏等待太平軍，準備予以痛擊。

在瑞州城西南面的攻勢則由普承堯所主導。普承堯令守備李大雄所紮大木排，上築望樓，高三丈餘。大木排在十三日夜四更，由小河駛至近城河面，望樓上的士兵突然紛紛拋擲火彈入城，城內燃起烈火，城西太平軍大亂奔逃，普承堯則率寶勇及省城各營將士緣梯登城，分途剿殺。透過奏摺記載，西面進攻除了普承堯軍外，「前署瑞州府知府王嘉麟、前署高安縣知縣吳攸之、前護理瑞州營都司唐應魁，亦率練勇隨同兜擊。」

由本圖左側可見瑞河上有一大木排，木排上還搭建望樓。有士兵攀梯而上，而登上望樓的士兵正紛紛拋擲火彈入城，城內受到火攻，燃起熊熊烈火，城西門上的太平軍嚇得四處奔逃。本圖左側遠方可見



圖7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西門外的清軍攻勢



圖8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東門的情況



圖9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北門及城內的情況

到普承堯的軍隊正殺過來。由此可知，本圖描繪重點置於清軍紮木排上建望樓，由士兵拋擲火彈入城的情形，而對普承堯軍緣梯登城景象未加繪及。（圖7）

三、城東門的攻勢

再來觀察城東門情形。本圖圖說及耆齡奏摺均提到，「賊眾紛紛縋城，望東門河邊而走。」而上文所述及吳坤修、劉國斌等伏兵，早已埋伏在東門城外，準備對逃竄出城的太平軍展開無情的屠殺。

由本圖右側可見東門城上擠滿了想要垂繩而下逃亡的太平軍，情急之下，甚至有直接跌落城下殞命者，即便能逃出城外，下場亦頗為淒慘，隨後將被早已埋伏的吳坤修、劉國斌水師圍剿，死傷慘重。本圖重點強調的是太平軍從東門垂繩竄逃情形。（圖8）

四、城北門的攻勢

瑞州城北門的攻防情況，圖說及奏摺論述並無提及。但由圖繪顯示，繪圖者在北門處所繪製的場景，是想要呈現「城內餘匪長跪受刃，無一脫者，即於十四日克復郡城」情況。從圖可見，清軍已攻入城中，並控制局勢，城內太平軍在清軍武力壓制下，紛紛跪下，等待被清軍屠殺的場景。（圖9）

五、城內的抵禦

前面提到的都是清軍的合力圍攻，那麼，太平天國方面的防守又是如何呢？綜觀全圖，多是描繪清軍的攻勢與太平軍的潰逃，那麼這幅圖想要呈現的是戰事一面倒的情況嗎？實則不然，若我們把焦點移至圖中瑞州城南門城上，在被砲火轟得冒出濃濃煙霧之中，赫然發現這裡還有一群婦女，正英勇的站在城上，奮力抵抗大批清軍的來犯。（圖10）相關記載在圖說中所描述的

是「計賊自咸豐五年冬間踞瑞州，我軍攻之急，各逆既死守待援，所攜粵婦數百亦相率嬰城戰」，另外，耆齡的奏摺也提到「奴才抵任後，與在營將領講求攻取之方。詎意首夥各逆既死守待援，即所攜廣東婦人數百亦皆登陴，以火藥、甗石幫同抗拒，矯健異常。」在清代所繪製的戰圖中，鮮少出現繪製婦女現身在戰爭中抵抗外犯的情況。而這幅圖特別的是，綜觀全圖，除了這群婦女外，其餘太平軍都以潰逃或乞降的姿態呈現。（圖11）要言之，在繪



圖10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南門上婦女的抵禦



圖11 克復瑞州府城圖 局部 瑞州府城内外的逃竄及抵抗



圖者的刻意構圖下，這些婦女乃是本幅戰圖中唯一仍在抵抗清軍猛烈攻勢的一群人。而也透過本圖繪製，也為我們留下在瑞州戰役曾有一群婦女奮不顧身，抵禦外犯，保衛城池的身影。

小結

透過本文論述可知，本院典藏之《平定太平天國戰圖》僅是曾國荃繳交給李鴻章的成果之一，除了戰圖冊頁外，亦完成手卷及功臣像冊頁的繪製。這套彩繪戰圖用色豐富，構圖頗具巧思且重視細節，往往能讓閱者眼睛為之一亮。本圖對清軍圍攻瑞州府城主要奏報內容場景、人物多予描繪，並特別將太平天國偕同守城之婦女放在城門正前方抵禦大批來犯清軍，畫面頗令人難忘。

值得補充說明的是，清軍克復瑞州府城，據官方統計，此役「共計殺斃、溺斃、跌斃者二千數百人，各營生擒數百名，分別訊明處斬，難民開釋，奪獲大砲一百餘尊，旗械不計其數。」⁸而清軍為了克復瑞州府城，亦付出頗大代價，「通計圍攻年餘，野戰百餘次，攻城三十餘次，我軍受傷及陣亡者千餘名。」而中礮陣亡的補用直隸州知府劉騰鴻，奉上諭「從優照道員例議恤，並於瑞州府城建立專祠。」⁹

觀看戰圖與觀賞其他繪圖，在心境感受上是否會有所不同呢？那麼，您在戰圖中看到的是帝國赫赫武功，是告慰袍澤故舊之作，是畫家的創意巧思，是昔日戰場實景，是戰爭的慘烈，又或者是其他的呢？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請參見李泰翰，〈太平天國戰圖的繪製——以〈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諸隘〉圖為例〉，《故宮文物月刊》，289期（2007.4），頁30-41；李泰翰，〈兵臨城下——評介《平定粵匪圖》中的〈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故宮文物月刊》，264期（2005.3），頁64-75。
2. 有關光緒年間大規模製作系列戰圖，張弘星教授已有相當精闢之研究成果，可參見〈流散在海內外的兩組晚清宮廷戰圖考略〉一文。據張弘星教授研究可得知，朝廷「一共製作了67幅戰圖粉本，其中描繪太平天國戰爭的占20幅，捻軍起義占18幅，西南地區回民起義占12幅，西北地區回民起義占17幅」。參自張弘星，〈流散在海內外的兩組晚清宮廷戰圖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94期（2001.2），頁7。
3. 參考張弘星，〈流散在海內外的兩組晚清宮廷戰圖考略〉，頁7-9及該文註32所引彭鴻年，〈紫光閣功臣小像並湘軍平定粵匪戰圖〉（1900年），李鴻章致曾國荃信，光緒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所載，頁11。
4. 曾國荃，《曾國荃全集·第四冊書札電稿》（長沙：岳麓書社，2004），光緒十二年四月〈復李中堂〉，頁334。另據張弘星教授指出，原本李鴻章要曾國荃負責十三條，可能退回其中一條，被退的題材很可能是「生擒逆首石達開」，以致於本套戰圖僅繪製十二幅而非是十三幅，參見張弘星，〈流散在海內外的兩組晚清宮廷戰圖考略〉，頁9。
5. 曾國荃，《曾國荃全集·第四冊書札電稿》，光緒十三年二月〈復彭雪帥〉，頁354。
6. 曾國荃，《曾國荃全集·第四冊書札電稿》光緒十三年二月〈復彭雪帥〉，頁355。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十九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咸豐七年七月十九日（硃摺）〈315、耆齡奏報官軍克復瑞州情形摺〉，頁544-547。除另註者外，其餘參見本圖圖說及此奏摺之文字內容。
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七年七月十九日（硃摺）〈315、耆齡奏報官軍克復瑞州情形摺〉，頁546。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十九冊》，咸豐七年八月初五日（剿捕檔）〈338、諭內閣官軍攻克瑞州著獎勵副將普承堯等人並查保出力人員〉，頁584。

無聲詩

Silent Poetry

南宋的小品繪畫

Delicate Painting 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2021.12.31 – 2022.3.27

陳列室 / Galleries 210, 212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11001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No.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001, Taiwan (R.O.C.)